



神鵲俠侶

南宋理宗年间，一个中秋时节的傍晚。嘉兴南湖的湖面上传来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：“越女采莲秋水畔，窄袖轻罗，暗露双金钏，照影摘花花似面，芳心只共丝争乱……”这首北宋大词人欧阳修所作的《蝶恋花》是五个荡舟采莲的少女唱的。歌声传入湖边一个道姑耳中，她在一排柳树下悄立已久，晚风拂动她杏黄色道袍的下摆，拂动她颈中所插拂尘的万缕柔丝，她听到晚风中传来的少女的嬉笑声，轻轻一声长叹，提起左手，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，喃喃自语：“小妮子只是瞎唱，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，惆怅之意。”

在道姑身后数丈，一个青袍长须的老者也是一直悄立不动，只有当“风月无情入暗换，旧游如梦空肠断”那两句传到之时，才发出一声极轻的叹息。

小船里五个少女中有三人在十五六岁上下，另两人只有九岁，她们是表姐妹。表姐叫程英，表妹叫陆无双。小船在歌声中慢慢地从荷叶丛中荡将出来。程英道：“表妹你瞧，这位老伯伯还在这儿。”说着伸手指向垂柳下的一人。那人满头乱发，胡须也是蓬蓬松松如刺猬一般，须发油光乌黑。照说年纪不大，可是满脸皱纹深陷，却似七八十岁老爷子，身穿蓝布直裰，颈中挂着个婴儿所用的锦缎围涎，围涎上绣

着幅花猫扑蝶图，但已陈旧破烂。

陆无双对程英道：“这怪人在这儿坐了半天啦，怎么动也不动？”说着从舱里拿起一个莲蓬，往那个人头上掷去，只见那莲蓬径直往怪客脸上飞去。那怪客头一昂，咬住莲蓬，也不伸手去拿，舌头卷处，咬住莲蓬便大嚼起来。少女们见了，忍不住格格而笑，一面划船近前，走上岸来。

程英走到那人身边，拉了拉他的衣襟：“老伯伯，这样不好吃的。”说着，她从袋里取出一个莲蓬，剥出十几颗莲子，再将莲子外的青皮撕开，取出莲子中的苦心儿，然后递在怪客手里。那怪客将莲子抛入口中，只觉滋味鲜美，与刚才吃的大不相同，咧嘴向程英一笑，点了点头说道：“跟我来！”说完，大步向西走去。

陆无双一拉程英，“表姐，咱们跟她去。”三个女伴虽比她俩大几岁，但个个胆小，都不敢去。陆程二人却跟着怪客走进了桑树丛。

怪客一进树林，便将两个女孩挟在腋下，飞步而行。怪客奔了一阵，来到一片坟地。程英的小脸吓成惨白，陆无双却满脸通红。程英道：“老伯伯，我们要回家，不跟你玩啦！”那怪客叹道：“是啊！十年啦，十年来都没人陪我玩。”突然间，他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阿沅，我找到你啦！”程英微微摇头：“老伯伯，我叫程英，不是你的阿沅。”那怪客大叫一声，狠狠将她推开，喝道：“你心中没有我这爹，就只陆展元那小畜生。”陆无双听到她大伯的名字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道：“陆展元？”怪客双目瞪着她，问道：“你认得陆展元？”陆无双道：“他是我大伯。”那怪客听罢，突然抓住陆无双两臂问道：“这畜生在哪里？快

带我去找他。”陆无双手指远处两株高耸的大槐树说：“就在那边。”怪客又挟起程陆二人，飞步向双槐树奔去。三人来到双槐树旁，只见槐树下赫然并列着两座坟墓，一座墓碑上写着：“陆公展元之墓”，另一碑上则是写着：“陆门何夫人之墓”，墓畔青草齐膝，显然是安葬已久。

怪客呆呆望着墓碑，自言自语：“陆展元这畜生死了几时死的？”陆无双道：“死了三年啦。”那怪客冷笑道：“死得好！死得好！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取他的狗命。”

此时太阳已下山，绿杨青草间已笼上淡淡烟雾。陆无双拉拉程英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回去吧！”那怪客道：“不行，畜生死了，阿沅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要接她回大理去，小娃子，你带我去找她。”陆无双向墓碑一指道：“你不见吗？我大妈也死了。”

怪客呆立墓前，喃喃道：“不错，陆门何夫人，那就是阿沅了。”突然，他眼睛一花，两块石碑幻成了两个人影，一个是拈花微笑，明眸流盼的少女，另一个是身形矫健，神情潇洒的少年，两人并肩而立。那怪客睁眼骂道：“你诱拐我的女儿，我一指点死你。”说罢伸出右手食指，猛往那少年胸口点去，突觉食指剧痛，原来这一指点中了石碑，那少年的身影却隐没不见了。怪客大怒，骂道：“你往哪里逃？”左掌随着击出，一掌双发，啪啪两响，都击在碑上。他愈打愈烈，突然怪客叫道：“阿沅，你跟我回去！”双手猛力探出，十根手指如锥子般插入了那座“陆门何夫人”坟墓的坟土之中，待得手臂缩回，已将坟土抓起了两大块。只见他两只手掌犹如铁铲，随起随落，将坟土一大块一大块的铲起。陆程二人吓得脸无人色，不约而同地转身便逃。那怪

客全神贯注的挖坟，没有留意。直到天色大黑，表姐妹俩才进陆家庄大门。

陆无双一进门便直嚷嚷：“不好啦！不好啦！那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！”一边飞跑着闯进大厅，只见父亲陆立鼎呆呆的望着墙壁。墙上印着三排手掌印，上面两个，中间两个，下面五个，共是九个。每个掌印都是殷红如血。

听到女儿的叫声，陆立鼎一惊，喝道：“胡说！”陆无双便将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陆立鼎听罢，从壁上摘下单刀，朝兄嫂坟上急奔而去。奔到坟前，只见兄嫂的坟墓已被挖破，连二人的棺木也都打开了。棺木中尸首却已踪影全无，棺木中的石灰、棉垫等已凌乱不堪。陆立鼎既悲又愤，当即提刀追赶。他寻了半晌，一无所获，只得回家。

他走进大厅，坐在椅中，顺手将单刀挂在椅边，望着墙上的九个血手印呆呆出神，心中只是想：哥哥临死时曾说，他有个仇家，是个道姑，叫李莫愁，外号“赤练仙子”，武功既高，心狠手辣，预料在他成亲之后十年要来找他夫妻报仇。那时他说：“我已病入膏肓，这场冤仇那赤练仙子是非报不可的。再过三年，便是她来报仇之期，你无论如何要劝你嫂子远远避开。”不料嫂子在哥哥死后的当晚便自刎了。哥哥去世三年，算来正是那道姑前来报仇之期。可是我兄嫂既已去世，冤仇什么的自也应一笔勾销，那道姑又来干什么？陆立鼎又想起哥哥曾说过，那道姑杀人之前，往往先在那人家的墙上或门上印上血手印，一个手印便杀一人。我家连长工婢女总共也不过七人，怎地印上了九个手印啊！是了，她先印上血手印，才得知我兄嫂已死，便再派人去掘坟盗尸。陆立鼎想，我今日一直在家，这手印是几时印下的？

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？他想到此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
这时男仆阿根进来禀报：“外面有个过路的大娘带了两个孩子要借宿一晚。”陆立鼎道：“你招呼她到客房安息，饭菜相待就是了。”阿根答应着去了，陆立鼎站起来对娘子陆二娘说：“娘子，陆家今日若是难逃一死，也让咱们死得不堕了兄嫂的威名。”原来陆立鼎虽然藉藉无名，他兄嫂陆展元、何沅君夫妇却是侠名震江湖的。陆氏夫妇走到后院，忽听到房上有响动。他抬头，只见屋檐边站着一个少年道姑，月光映在她脸上，看来只有十五六岁年纪，背插长剑，血红的剑缘在风中猎猎作响。陆立鼎朗声道：“在下陆立鼎，你是李仙姑门下的么？”那小道姑嘴角一歪，说道：“你知道就好啦！快把你妻子女儿、婢仆都杀了，然后自尽，免得我多费一番手脚！”陆立鼎听了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时不知如何应付。踌躇间，忽觉身旁有人掠过。那前来借宿的妇人已纵身上屋，手挺长剑与小道姑打开了。

那妇人身穿灰色衫裙，小道姑穿的是杏黄道袍，月光下只见灰影与黄影盘旋飞舞。小道姑手中一柄长剑守忽转攻，攻又变守，剑法凌厉。那妇人凝神迎敌，乘隙杀出数招。猛然间听得铮的一声，小道姑手中的长剑飞向半空。她急跃退后，叱道：“我奉师命来杀陆家，你管什么闲事？”

那妇人冷笑道：“你师父若有本事，就该早寻陆展元算帐，现下明知他死了，却来找旁人的晦气，羞不羞？”小道姑右手一挥，三枚银针急射而出，两枚打向那妇人，第三枚却射向站在房下的陆立鼎。这一招出人意外，那妇人挥剑击开，陆立鼎伸出两指钳住了银针。

小道姑使出绝招后便飞身逃去。那妇人返回庭院，见陆

立鼎手中拿着银针，忙道：“针上有毒，快放下！”说完即挥剑割断自己的一截衣带将他的左手手腕牢牢缚住，随即又取出一粒药丸给他服下。陆立鼎只觉食中两指麻木不仁，随即肿大。那妇人忙用剑尖划破他两根手指的指心，但见一滴滴的黑血渗了出来。陆立鼎大惊，心想没有妇人相救，哪里还有命在？当下向妇人施了一礼道：“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不敢请问大娘高姓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家官人姓武，叫武三通。”陆立鼎一惊，说道：“原来你是武三娘。”他曾听兄长说起武三通武艺出众，是大理一灯大师的得意高足，陆立鼎当下又跪拜武三娘的救命之恩。

武三娘扶起陆立鼎，叹道：“小道姑一去，那魔头一定会自己赶来。凭你夫妇两人和我的功夫，不是那魔头的对手。但我看逃也无益，咱们听天由命，在这儿等她来罢。”

陆二娘问道：“这魔头到底是何人？和咱家又有什么深仇？”武三娘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令兄十多年前曾去大理，那魔头赤练仙子李莫愁那时却是个美貌温柔的好女子。她与令兄一见钟情，后来经过许多纠葛变故，令兄与令嫂何沅君成了亲。这个何沅君本来是我们的义女，武三通不愿她远嫁，而阿沅却悄悄跟令兄走了。成亲之日，拙夫和李莫愁同时去跟新夫妇为难。喜宴席中有一位大理天龙寺的高僧，出手镇住了两人，要他们给他面子，保新夫妇十年平安，拙夫与李莫愁当时被迫答应了，拙夫从此就一直疯疯癫癫，老是算着这十年的日子。屈指算来，今日正好是十年之期。”

陆立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掘坟盗尸的，便是武三通了。”武三娘叹道：“拙夫心智失常，言语举止不通情理，我今日携这两个孩儿来此，原是防他到这里胡闹。当今之

世，恐怕也只有我，他才忌惮三分了。万想不到，拙夫没来，那赤练仙子却来寻府上的晦气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听到屋上有人叫道：“儒儿、文儿给我出来！”陆氏夫妇同时一惊，知是武三通到了。程英与陆无双也听出是吃莲蓬怪客的声音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人影晃动，武三通飞身下屋，提起两个儿子就走。片刻，武三通又在屋顶叫道：“抛上来！”武三娘抱起程英和陆无双掷了上去。陆立鼎大惊，叫道：“干什么？”窜上屋顶，拔腿欲追。武三娘叫道：“陆爷不须追赶，他是怕那魔头害了孩子，将她们藏到稳妥之地。”经武三娘点明，陆氏夫妇才放下心。

过了良久，陆立鼎等人忽听到一阵巨响。大门的门臼木撑断了，大门向两旁飞开，赤练仙子李莫愁微笑着缓步进来了。她见武三娘持剑在侧，便说道：“既有外人插手，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！”只见她提足抬腿间，已经轻轻飘上了屋顶。陆氏夫妇和武三娘跟着跃上。李莫愁拂尘轻转，将三般兵器一齐扫了开去。突然间她一声轻啸，纵下屋去，扑向小河边一位手持铁杖的跛足老人。

那老人叫柯镇恶，是江南七怪之首的飞天蝙蝠。这天他在林中见到武三通的儿子。他们把陆家遭难的事都告诉了他，老人便赶来了。老人见李莫愁扑来，便铁杖疾横，斗地点出，径刺她的右腕。铁杖是极笨重的兵器，自来用以扫打砸撞。柯镇恶竟使铁杖如剑，出招轻灵飘逸。李莫愁轻转拂尘，银丝倒勾，卷住了铁杖头。老人只觉双臂剧震，险些把持不住。危急中乘势跃起，身子在空中斜斜窜过，才将她这一拂的巧劲解开，心中暗惊：“这魔头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柯镇恶和李莫愁交手数回，就知不是她的对手，当下展

开伏魔杖法，紧紧守住门户。李莫愁心中暗赞，这老头不愧是大侠郭靖的师傅。如今虽已盲目跛足，年老力衰，居然还接得了我十余招。这时陆氏夫妇与武三娘已攻到身后，李莫愁主意已定：“伤柯老头不难，怕的是惹得郭靖找上门来，今日就放他一马。而对陆氏夫妇则要置于死地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她拂尘一扬，银丝鼓劲挺直，似一柄花枪般向身后刺去。陆二娘躲避不及，伏地摔倒。陆立鼎见妻子受伤，将单刀向李莫愁掷过去，跟着展开双臂扑上去，要抱住她与之同归于尽。李莫愁转过拂尘柄打落单刀，拂尘借势挥出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击在他的天灵盖上。待得柯镇恶与武三娘赶来相救，早已不及。她笑问：“两个女孩儿呢？”不等武三娘答话，黄影闪动，已窜入院中，前后搜寻，竟无程英与陆无双的人影。她从灶下取出火种，在柴房放了把火，便窜出屋去。待武三娘和柯镇恶追去，李莫愁已走得无影无踪。只见四周黑烟腾空，陆家庄已裹在烈火之中。当下柯镇恶找到陆氏夫妇，只见二人已气息奄奄。这时远处传来武三通的叫声：“娘子，你没事吧？”武三通身上穿得破破烂烂，颈中挂着何沅君儿时用的围涎，急奔而至，随即将陆氏夫妇抱起，叫道：“快跟我来！”便带着柯镇恶和武三娘奔向一座破窑。武三娘进洞，见几个孩儿都在，程英和陆无双见陆氏夫妇如此模样，便扑在二人身上，又哭又叫。

柯镇恶听陆无双哭叫爸爸妈妈，猛然想起李莫愁之言，惊叫：“啊哟不好，咱们引鬼上门了。”武三通欲待再问，忽听李莫愁在洞外叫道：“把两个女娃给我抛出来！”武三通急忙出洞，见李莫愁已站在窑洞外。李莫愁对武三通说：“我既已在陆家墙上印了九个手印，这两个小孩是非杀不可

的，请你让路吧！”说着她拂尘一起，往武三通头顶拂去。武三通见她拂尘一动，猛想起自己的兵器留在洞中，若再回洞取已经来不及了，危急中他将洞边一棵碗口粗的栗树折断，狂扫过去。

李莫愁见来势凶猛，便窜上武三通手中所握栗树的树梢。不论武三通如何震撞扫打，她始终如粘附在栗树上一般，伺机攻击。数十回合下来，武三通渐渐支撑不住了。此时突听柯镇恶在背后大叫：“芙儿，快叫雕儿咬这恶女人！”说话间，只见空中两头大雕向李莫愁猛攻而来，这正是郭芙携同双雕到了。

李莫愁曾听人说起，桃花岛郭靖、黄蓉夫妇养有一对大雕，颇通灵性。此时她对雕儿倒不放在心上，却怕郭靖夫妇在附近，那可麻烦了。她闪避数次，拂尘拍的一下，打在雌雕左翼上。

郭芙见雕儿受挫，大叫：“雕儿别怕，咬这恶女人。”李莫愁向她一望，见这女孩儿肤似玉雪，眉目如画，心里一动：“听说郭夫人是当世英侠中的美人，这小姐难道是她女儿？”

武三通虽有双雕相助，但仍是战不败她，便猛力运双臂，连人带树将她往空中掷去。李莫愁身在半空，无所借力，双雕见机上前便啄。情急之下，李莫愁长袖一挥，三枚冰魄银针先后急射而出，一枚刺中武三通的右小腿，两枚划破双雕的爪皮。李莫愁趁机闯进窑洞提起程英和陆无双便走。

这时双雕自远处飞回，又扑下袭击。李莫愁左袖一挥，两枚银针急射而出，眼看银针要射中双雕，猛听见呼呼声

响，两件小物已将银针分别打落。李莫愁大吃一惊，急忙放下程陆，纵身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两粒小石子。她想：“这人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不是他对手，还是杀了程陆二女，再图后计。”随即她手挥拂尘向程陆拂去。可是尘尾象被什么东西拉住了，竟然甩不出去。她大吃一惊，转头一看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青袍怪人。李莫愁不由倒退了三步，一时间想不起武林中有哪个厉害人物是这等模样。只见那人走近程英道：“娃儿，这女人好凶恶，你去打她！”程英哪敢动手，那人一把抓住程英的背心，往李莫愁投去，李莫愁料想用拂尘挥打不是善策，当即伸出左手去接，可手臂竟然抬不起来。程英一头撞在她胸口，顺手挥出，清清脆脆的打了她一个巴掌。

李莫愁毕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，她料知今日如若狂怒，必有性命之忧，便轻声一笑，奔出数步，双袖一挥，十余枚银针向青袍怪人和程英射去。青袍怪人飞身向后急跃，程英却被银针刺中。李莫愁趁怪人去抱程英之际，携了陆无双就走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从林中跃出，朝李莫愁追去。他追了一阵，不见李莫愁的踪影，却看见地下有十几枚银针。针身镌刻花纹，打造得极精致。少年俯身捡起一枚拿在手上。突然，他觉得左手发麻，手心发黑。片刻间便麻到臂弯。少年吓得哇地哭了起来。这时背后传来一声怪笑，那少年回头只见一个人用头支在地上，双脚并拢，撑向天空。那人高鼻深目，满脸雪白短须，根根似铁。怪人对那少年说：“你叫我声爸爸，发誓以后听我的话，我可以救你一命。”少年沉思了片刻，半信半疑地叫了声“爸爸”。怪人

听后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乖儿子，你中的是李莫愁的冰魄银针之毒。”说罢就给他传了蛤蟆功的诀和行动之法。那少年极聪明，当下依法去做，果然麻木略减。怪人见了笑笑说：“好啦！你新学乍练，每天只能逼出少许毒汁，要一个月才能驱尽毒气，明天我再教你新法。”

说到此，两只大雕鸣叫着在半空飞掠而过。怪人见双雕飞来，惊恐万状，迅速躲进了树林。那少年一边叫“爸爸，爸爸”，一边也随后追去。这时，从一棵大柳树后走出一男一女，双雕分别停在两人肩头。

那男的浓眉大眼，胸宽腰挺，三十来岁年纪；那女的约摸二十六七岁，容貌秀丽，一双眼睛灵活之极。这二人正是郭靖、黄蓉夫妇。这天他俩正在一家茶馆喝茶，忽见远处陆家庄起火，两人当即赶去，庄子却已烧成一个火窟。二人绕着村庄走了一遍，黄蓉见残墙上有几只血手印，料定此火必是李莫愁放的。郭靖夫妇早就听武林朋友讲过李莫愁的凶恶，今日他俩决定跟她较量一番，可是寻了半天也没找到李莫愁，却见到了双雕，又遇上了那少年。夫妻俩见这位少年好面熟，一问才知是杨康的儿子杨过。

原来郭靖与杨康是结拜兄弟，后来杨康认贼作父，多行不义，终于惨死在嘉兴铁枪庙。那时杨过刚出生，郭靖就给他起了这个名，字改之，取意有了过失也能改正。

郭靖见杨过左手黑肿，便让黄蓉取出小刀给他放毒，随后又从衣袋里取出三颗九花玉露丸分给杨过和双雕吞服。他沉思片刻，突然张口长啸，那声音犹如千军万马，奔腾远去。黄蓉知道丈夫发声向李莫愁挑战，当下气涌丹田，跟着发声长啸。双啸齐作，真是回翔九天，声闻数里。李莫愁听

到啸声，自知难敌，抓着陆无双的背心跑了。

柯镇恶带着郭芙听到长啸，高兴地叫道：“芙儿，你爸爸来了！”这一老一少循声奔去，终于找到了郭靖夫妇。当下郭靖夫妇与柯镇恶决定先回桃花岛给杨过治伤。

这晚，他们投宿客店，柯镇恶与杨过住一房，郭靖夫妇与女儿住一房。郭靖夫妇睡到半夜，忽听屋顶上有声响，接着便听见柯镇恶的呼喝。他俩急忙跃起，纵到窗边，只见屋顶上柯镇恶正空手和人恶斗。对手身高手长，正是十年前华山论剑之役被黄蓉用计逼疯的欧阳锋。此人的蛤蟆功是天下武学中的绝顶功夫，变化精微，奥妙无穷。郭靖生怕柯镇恶吃亏，一个箭步窜上屋顶。二人不交手已十多年了，这次江南重逢，都要试一试对方的武艺如何。昔日华山论剑，郭靖不是欧阳锋的对手，但如今他学得落英神剑掌法的上乘功夫，已能与他并驾齐驱，难分上下。

两人斗到了四五十回合后，都呆立不动，显然都已受了内伤。欧阳锋双手抱拳：“好家伙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便扬长而去。郭靖夫妇住的客店，经过这场鏖战，也变成一片瓦砾。

次日，黄蓉扶着受伤的郭靖，携同柯镇恶、杨过、郭芙回桃花岛去了。途中，他们见到武修文、武敦儒在哭，一问方知武三娘已被李莫愁的银针刺死。黄蓉一行收殓了武三娘的尸体后，把武氏兄弟也带回桃花岛。

杨过在桃花岛服了黄蓉的解药丸后，余毒便去净，郭靖还收他为徒。这天郭靖夫妇正在柳树下练习神掌功，忽见武敦儒哭着跑来报告：“我弟弟被杨过打死了。”郭靖夫妇闻讯，飞步奔去，只见武修文躺在地下一动不动。郭靖急忙抱

起修文，在他胸腹之间推拿。郭芙把杨过倒转身子的情状和如何“打死”修文的经过告诉了妈妈。黄蓉听罢走到杨过身边，问道：“欧阳锋呢？他在哪里？”杨过茫然不答。黄蓉又问：“这蛤蟆功他什么时候教你的？”杨过仍是不语。这时柯镇恶也闻讯赶来了，他见杨过死硬的态度，便厉声问：“你一定不说？”杨过此时已豁出了，大声道：“他不是奸贼！他是好人，你有种就打死我，我怕你这老瞎子吗？”郭靖夫妇见状，觉得再逼也不会有结果，便好言安慰了柯镇恶一番，随即带着四个孩子回去了。

归途中，柯镇恶对郭靖说道：“明天我回嘉兴去！”郭靖夫妇明白他的意思，柯镇恶是不想与欧阳锋的传人同处一地。

当天晚上，郭靖把杨过叫进房来，说道：“过儿，过去的事，大家也不提了，你对祖师爷无礼，不能再在我的门下，以后你叫我郭伯伯好了，你郭伯伯不善教诲，只怕反耽误了你。明天我带你去终南山重阳宫，求全真教长春子丘处机收你入门。全真派武功是武学正宗，你好好在那学武，修心养性，日后做个正人君子。”

杨过应了声：“是，郭伯伯。”当即改了称呼，不再认郭靖作师父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郭靖便带着杨过向终南山进发。两人一路翻山，来到终南山的所在。这天他们正在一棵松树下吃饭，忽见后面草丛中露出一块石碑。郭靖走近一看，碑上刻的却是丘处机的一首诗。杨过问：“郭伯伯，这碑上写的是什么？”郭靖拍着石碑说：“那是你丘祖师做的诗，他老人家见世人多灾多难，感到十分难过，决心除恶锄奸，为民舍

身……”郭靖把诗的含义解释了一遍后说道：“你父亲是丘祖师当年的得意弟子，丘祖师瞧在你父亲面上，定会好好待你，你用心学，将来必有大成。”

杨过说：“郭伯伯，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杨过沉思了一会说：“我爹爹是你跟郭伯母害死的，是不是？”

郭靖大怒：“谁教你这般胡说？”杨过见他动怒，忙低头说：“侄儿知错了。”

说话间，山岩后面突然跳出七个手持长剑的道士。郭靖看七人摆的是“天罡北斗阵”阵法，心中一惊，低声嘱咐杨过：“你到后边大岩石旁边等我，以免我照顾你分心。”杨过明白了意思，当即解开裤子，大声嚷道：“郭伯伯，我去拉尿。”说着转身到远处的岩石旁撒尿。郭靖暗暗欣喜杨过的机敏。

此时七人已步步逼近。郭靖一心想及早上山见到丘处机说明误会，便身形一晃，抢到左侧“北极星位”。原来，“天罡北斗阵”是全真教中的极上乘功夫，练到炉火纯青时七名高手合使，真是无敌于天下。只是郭靖深知这阵法的奥秘，只要占到北极星位，便能制伏北斗阵。

位当“天枢”的道人年长多智，见郭靖占了“北极星位”，便惊恐地大叫“变阵！”七道忽地散开，左冲右突，东西狂奔起来。料想这番倒乱阵法，必能迷惑敌人。然而不管七道如何变化阵法，郭靖始终以静制动，牢牢占据“北极星位”，因此众道不敢向郭靖发出一招半式。

杨过在一旁看得心驰神往，心想：“将来我若能学得郭

伯伯的本事，纵然一世受苦，也甘心。”

郭靖见众道久围不退，很是焦急，但又想做事不可太过，不能太让丘处机下不了台，于是他突然站定，拱手说道：“七位道兄，郭靖多有得罪，请引路罢。”

那位年长的道人问道：“你定要见丘真人到底是何用意？”郭靖说：“我自幼受马真人、丘真人大恩，十余年不见，心中好生记挂，此番前来，另行有事相求。”

老道人一听，敌意更增。原来江湖上把“恩仇”二字看得最重。有时结下深仇，说道前来报恩，其实是报仇。而所谓有事相求，往往也不怀好意，比如强盗劫镖，通常说：

“兄弟短了衣食，相求老兄帮忙，借几万两银子用用。”此时全真教大敌当前，老道人有了成见，郭靖的一番好言，他却当作反语。因此他没容郭靖讲完，当即一声长啸，只见七枝剑青光闪动，疾向郭靖射来。郭靖皱起眉头，心想：“自己越是谦恭，对方越是凶狠，看来不给他们点厉害是不行了。”他当下斜身侧进，占了“北极星位”，随即快步转向北斗阵左侧。七道人也跟着转向左侧。郭靖见“天罡北斗阵”出现空隙，突然又向右急奔。郭靖越奔越快，到后来身影一晃，便已奔出数丈。

七道初时尚可勉强跟随，但时候一长，各人转身工夫便分出了高下。突然七道觉得有一股大力要将手上长剑夺出一般，猛听见郭靖大喝一声：“撒手！”不知怎的，七柄长剑一齐脱手飞出，如七条银蛇，直射入十多丈外的松树中。郭靖见七道士面如死灰，呆立不动，便去叫杨过上山，谁知过儿已经不见了。郭靖想杨过定是被全真教人掳去了，只有赶快见到丘处机，才能消除误会，保全杨过。于是他向重阳宫

急奔而去。

奔了一阵，郭靖忽听山后隐隐传出大群人的响动。他紧了紧腰带，转过山道，只见山脚下的水池旁，站着百来个手执长剑的道人。他定睛细看，原来群道每七人一组，布成了十四个“天罡北斗阵”。每七个北斗阵又组成一个大北斗阵。两个大北斗阵一正一奇，相生相克，互为犄角。郭靖暗暗心惊，“这阵法从未听丘真人说起过，比之重阳祖师所传，可又深了一层。”当下缓步上前。忽听阵中一人撮唇唢哨，九十八名道人忽地散开，或前或后，阵法变幻，已将郭靖围在中间。

郭靖拱手团团一转，说道：“在下诚心上宝山来拜见马真人、丘真人、王真人，请众道兄不要拦阻。”

阵中一个长须道人说道：“阁下武功高，比之小龙女所迷，与妖人为伍，助纣为虐。今日你若不自爱，赶快下山，休怪全真教不客气。”

郭靖听了又好气，又好笑，当下说道：“什么妖人龙女，我一概不知，容在下与马真人、丘真人相见，一切便见分晓。”

长须道人见郭靖一定要上山，便厉声道：“你要上山，得先破了我的北斗阵。”说完，他长剑在空中一挥，两个北斗大阵的九十八名道人已左右合围过来。郭靖急忙使出降龙十八掌中的“潜龙勿用”招术，手掌一伸一缩，前阵的七名道人便身不由己的一齐摔倒在地。

长须道人见他出手厉害，长啸一声，带动十四个北斗阵，重重叠叠的联在一起，料想郭靖纵然掌力再绝十倍，也难以双手推动九十八人。郭靖见众道变阵，自觉不能强攻硬